

那年那月

帮工记忆

□马俊华

“盖房子不是一家的事”，这句话会唤起人们对村里人家盖房子时热火朝天场面的回忆，对我来说，上世纪80年代经历的帮工场景还历历在目。

那时候，村里条件好一些的人家已经开始盖砖瓦房了，条件差一些的还是土房居多。盖土房省钱，不用请专业施工队，没有精准的设计图纸，对木匠师傅的技艺也没有太高要求。拉土、垛墙、上房顶全靠乡亲们搭把手，这就是“帮工”。帮工干体力活的是男人，准备饭菜的是女人，暑假里我也帮过这样的工。

大概是初中二年级的暑假，同学家房子小不够住，而家前的黑土适合垛墙，于是准备在正房前再盖两间土房。拉土那天我去帮工，用老式大轱辘拖拉机运土，装车用的铁锹都是帮工自带的。家里留下一些人卸车，野外留下一些人装车，我是在野外装车的。装车时，先打开一侧的车厢板，人们站在车下你一锹我一锹地往车上甩土，装得差不多时再关上车厢板，这时再装车就费

劲了，要把土甩起两米来高才能装到车上。好在帮工多是农村壮劳力，有使不完的力气，一车土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装满。我当时只不过十五六岁，体力跟不上，干活还不会使巧劲，一开始就想跟着那些壮劳力挖土、甩土的节奏，每一锹土都挖得厚实、甩得急，硬使蛮劲儿，结果干了一会儿，两只胳膊就不听使唤了，一天下来，累得腰酸腿疼。

村里人家盖房子垛墙时我也帮过工，那是高中二年级的暑假。

村里的一个小伙子自小没了父母，由姐姐带大的，准备结婚了，要盖两间土房。土已经拉到宅基地了，这次帮工就是大家动手先把房子的墙垛起来。垛墙时，有人负责供水，有人负责和泥，有人负责运泥，有人负责垛墙。供水、运泥的活儿好干，没什么技术含量，有把力气就行。和泥就不一样了：水少了，泥会发散，粘性差，不抱团；水多了，泥又太稀，往下坠，垛不住，所以必须把握好水量。为增加泥的粘性、防止开裂而放的麦草、羊草，要均匀、

适量。垛墙的技术要求更高，用的是四齿叉，不是又起泥来就垛，而是先在地上翻扣两下，再用叉子压一压，让泥压实、湿度均匀，之后才垛到墙上。垛墙不能急，否则泥湿度大，墙会塌下来。还要边垛边修，用叉子刮一刮，力求墙体顺直、厚度均匀，墙根到墙顶要逐渐收紧——俗话说“驴尾巴墙”，不然墙会倒。垛墙的人俗称“掌叉子的”，算是技师，其他人都为他们打下手。那天，“掌叉子的”是两位40岁左右的壮劳力，两人一面墙一面墙地垛，每面墙各把一头往中间赶，一边不紧不慢地干着，一边聊些生活琐事，丝毫不看出累，反倒十分轻松。其中一个性格开朗的还主动承担起“指挥”的任务，吆喝着大家干活、休息。其他年轻人只顾埋头苦干，汗流浹背，不时有人嬉闹着骂两句，逗得大家一笑。我虽说已20来岁，但没怎么干过农活，体力还是差，好在大家都体谅我这个“读书人”，没人攀比，偶尔还有人客气地问两句读书的事。天公不作美，晌午时还下了阵毛毛

雨，垛好的墙干得越快才越结实，这一淋雨反倒增加了墙体湿度，东山墙顶部有些向里倾斜。好在两位“掌叉子”的有经验，先用一块木板靠在倾斜的墙体上，再用长木头顶住木板把墙体归正，总算没出大问题。大家忙活了一天，终于把两间土房的墙垛好了。那年秋天，小伙子就在两间土房里成了家。算起来，当年的小伙子如今也已年过六旬了。

虽说帮工的活很累，但大家并不计较人家的招待，都是庄户人，农家院里有啥就吃啥。渴了，咕嘟咕嘟喝上一瓢井拔凉水，特别爽口；卷抽烟的，旱烟筒就放在工地上，卷上一根抽两口，特别过瘾。吃饭没有七碟八碗，就是农村的家常大菜：豆角、土豆、青椒、芹菜、黄瓜、葱叶子，都是出自农家院，自家的不够，就去左邻右舍的菜园里再摘一筐。主食是白面大馒头，可劲造。喝的是散装白酒，倒在碗里，管够喝！

“盖房子不是一家的事”，这句话凝练的是淳朴的乡情，至今值得回味！

人在旅途

今夏观海行

□刘宏杰



若问比草原更辽阔的所在，答案定然是大海。我深爱着大海——在我眼中，每一滴水都是大海写在沙滩上的诗行，海风轻拂时，便能吟诵出满世界的浪漫。于是这个夏天，我们一家三口再度踏上了观海的旅程。旅游大巴上，团友们一路欢歌。谈笑风生间，陌生感悄然消融，旅途的疲惫也被阵阵笑语化解。车窗外的风景不断向后退去，我们就这样一路向南，终于抵达了此行的第一站——大连。这座东北重要的经济、贸易与旅游枢纽，既有山海相拥的自然馈赠，也沉淀着历史的厚重，更涌动着现代都市的鲜活气息，像一颗镶嵌在渤海之滨的明珠。

来到大连，星海广场是必去的打卡地。谁能想到，这片亚洲最大的城市广场，竟是大连人在废弃盐场上一砖一瓦筑起来的？我们到的时候恰逢傍晚，夕阳把天空染成暖融融的橘色，成群的海鸥在岸边盘旋。它们一点也不怕人，瞅见游客手里的食物，便敏捷地俯冲啄食，引得人们纷纷举起相机，将这人与自然和谐瞬间定格成永恒。广场也是孩子们的天堂，旋转木马、碰碰车、小火车……各式游乐设施看得人眼花缭乱，此起彼伏的笑声、欢呼声像一串银铃，在暮色里荡开，给孩子们童年又添了一抹亮色。等夜色渐浓，星海广场更显风情——璀璨灯火勾勒出建筑的轮廓，夜市的烟火气混着海风弥漫开来，烤鱿鱼的香气、小贩的吆喝、游人的闲谈交织在一起，让人陶醉在这片人间烟火里，迟迟不愿离去。

“漂洋过海”了一夜，我们从辽南大地踏上胶东半岛。靠岸前，一行人再登甲板，等候新一天的第一缕晨光。儿时读巴金先生的《海上日出》，总对文中那诗画交融的景致心驰神往，如今亲眼见红日跃海的壮阔，心底的喜悦像潮水般漫溢开来。

在烟台稍作休整，便直奔声名远播的海滨之城——青岛。提起它，除了飘香百年的同名啤酒，更难忘的是那份山海相拥的灵秀与经济脉动的活力。漫步老城区，红瓦鳞次栉比，绿树错落成荫，抬眼是清爽蓝天，低头见澄澈碧海，每一帧都透着独有的风情。

青岛的魂，总系在那片海上。曾为码头的青岛栈桥，是这座城市百年变迁的见证者，末端的回澜阁自1936年便稳居“青岛十景”之首，凭栏望海时，浪涛拍岸的回响里似藏着光阴的故事。一座城总有一个标志性的广场，青岛的五四广场因那段热血沸腾的爱国记忆得名，主体雕塑“五月的风”以螺旋向上的姿态矗立，鲜红的肌理在阳光下闪着不屈的光。同是临海广场，它没有星海广场那漫天飞翔的海鸥，却因承办奥运帆船赛，海面上常年可见白帆竞发、破浪前行的身影，恰是这座城市活力的注脚。

傍晚别过青岛，我们择了小城海阳歇脚。这里没有都市的喧嚣，海风带着咸咸的气息拂过，天边霞霞染了半片海，在温热的水里尽情嬉戏，玩累了坐在沙滩上听浪声轻拍，街边美食的香气漫过来……对奔波的旅人而言，这样的惬意与安宁，或许才是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获。

挥别宁静的海阳，我们一路向北，抵达了无数北方人心驰神往的“诗意栖息地”——威海。这座依山傍海的城市，以其清新的空气和整洁的环境，瞬间俘获了我们的心。

神游海洋世界是此行的惊喜。步入其中，仿佛开启了一场穿越之旅：从古朴的老渔村，到色彩斑斓的地中海风情老街，再到纯净壮美的极地风光，移步换景，惊喜不断。在这里，得以近距离观赏上千种珍稀的海洋鱼类。最令人难忘的，当属精彩绝伦的海豚、白鲸表演！这些深海的“精灵”时而优雅“翩翩起舞”，时而灵动“引吭高歌”，其憨态与活力令全场观众拍案叫绝。紧邻海洋馆的便是华夏城景区。对于寻求刺激的旅人，这里的高空玻璃桥绝对不容错过！当你屏息凝神、战战兢兢地走到桥中央，壮阔的景色在脚下铺展，那份挑战自我成功的自豪感油然而生。

“登上幸福门，幸福一家人”——这句话道出了威海标志性建筑“幸福门”的美好寓意。它矗立在海边，是威海现代化形象的缩影。站在幸福门上远眺，前方海面上那座轮廓清晰的岛屿，便是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刘公岛，甲午海战记忆瞬间涌上心头，提醒着每一位莅临者，今日的幸福生活是多么来之不易。

作为一座迷人的海滨城市，怎能少了一流的沙滩？威海国际海水浴场有着清澈的海水和细软的金沙。喜欢下水的人们可以在此尽情嬉戏撒欢。夕阳西下，倦意袭来，用一杯冰爽的啤酒和一顿鲜美的海滨美食，为这难忘的一天画上最完美的句点。

告别了美丽的威海，我们来到本次观海行的最后一站——素有“人间仙境”之称的蓬莱。这是一座历史悠久、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，自古便被称作“仙岛”：据传秦始皇曾派人至此寻觅仙丹灵药，汉武帝帝亲临探长生之法，八仙过海传说更给这片土地添了几分浪漫意趣。而今，蓬莱人巧用这些文化瑰宝，打造出专属的旅游景致与文创作品。八仙过海景区形如宝葫芦横卧海面，以八仙传说为核心，凸显“大海仙山”的巧思，亭台楼榭与点点渔帆相映成趣，让游人饱览福佑。

蓬莱之所以获称“人间仙境”，主要原因为这里是海市蜃楼现象出现最频繁的地方。古代，人们见此奇幻景象，总以为是神仙降临。如今，科学虽已能解释这一光学现象，可每当海市蜃楼出现，人们依旧会忍不住拍案叫绝。即便来到蓬莱未必能亲历，景区内小影院里的独家海市蜃楼视频也能弥补遗憾——游客只需十分钟，便能尽览近年几次奇观的精华。

景区之外，是绵延数里的海滨浴场。更奇妙的是，蓬莱地处黄海与渤海交汇处，由此造就了“一城跨两海，两耳听双涛”的奇观。这里的海水清澈见底，抬头便是真正的海天一色。戏水后，躺在泛着碎金的沙滩上，任海风卷走最后一丝疲惫，所有烦恼都随浪涛退去。

五天的观海之旅转瞬即逝，带着对大海的不舍，我们一家三口登上了返程的轮渡，那些曾亲历的景致在暮色中渐成剪影……

通辽人

抗美援朝老兵樊守义：伤疤里的战争记忆

□本报记者 聂红杰

“八一”建军节前夕，嘉和瑞祥府小区举办“传承红色基因 致敬建军伟业”关爱退伍老兵社区文化活动。在活动现场，95岁的抗美援朝老兵樊守义身着军装，佩戴军功章，在儿子樊海的陪同下走上舞台，缓缓讲述起当年抗美援朝的军旅往事。活动结束后，记者走近樊守义和樊海，听他们回溯那段烽火岁月。

樊老的记忆已随岁月变得模糊，许多往事由儿子樊海代为讲述。1931年，樊守义生于山西省大同市农村一个贫苦家庭，常年过着吃不饱、穿不暖的日子。1946年，解放军部队

路过村庄时，他毅然参军入伍。1948年12月，他投身平津战役。战场上，国民党军队的子弹击穿了他的左胳膊，如今那道伤疤仍清晰可见。

1951年2月，20岁的樊守义随部队跨过鸭绿江，成为志愿军19军团65军的一名炮兵。彼时的战场物资匮乏，装备、衣物、食品样样短缺，但志愿军战士们始终坚守阵地，寸步不退。他先后参加了玉女峰阻击战和铁原阻击战。铁原阻击战打得异常惨烈，激战中，樊守义与战友们死守阵地、奋勇冲锋，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向敌人，直到援军赶到，成功

阻挡了侵略者的攻势。战后清理战场时，战友们发现尚有气息的樊守义，立刻将他抬下阵地救治。如今，老人身体里仍留着炮弹碎片，他的右胳膊被炮弹碎片划伤筋脉，再也无法伸直。

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，樊守义回到祖国，先在市委党校工作，后调到库伦旗粮食部门，一直工作到退休。多年来，老人一直有个心愿：到辽宁丹东鸭绿江边的抗美援朝纪念馆参观。今年5月，儿子樊海陪他前往丹东，圆了这份期盼已久的愿望。在纪念馆里，本已有些糊涂的

樊老看到展出的枪炮和志愿军遗物，突然嚎啕大哭，口中反复念着“朝鲜，朝鲜……”馆里的讲解员见老人身着军装、情难自已，深受触动。在鸭绿江边，不少游客看到佩戴军功章的樊老，纷纷上前与他合影。其中一位96岁的安徽老兵，曾是志愿军19军团63军战士，两位坐着轮椅的老兵在鸭绿江边相遇，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。

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，当年的战士也已鬓发如霜，但那段烽火淬炼的岁月，始终深深镌刻在人们的记忆中。

百姓故事

父亲与扫帚梅

□史丽伟

进入2000年，父母和我们姊妹几家都住上楼后，就把老房子租了出去。由于生活忙碌，我们一年半载才能回去看看。每当在田园路边看到扫帚梅花开时，就会想起老院子花池子里父亲种下的扫帚梅。

70后的我，小时候就是在那间平房长大的。那是连着山的砖土房，一趟街住着十几户人家。我家三间房的小院子里，都是肥沃的土地。为了干净整洁，院子中间对着正门的地方，铺着红砖，硬化出一条直通大门口的水泥道。东西两间窗户对着的空地，用剩下的砖头砌成了花池子。砖头大小不一，先用瓦刀砍成大小相同的立体角，再放进事先挖好的坑里——坑挖得深浅必须

合适，不然露出来的棱角就不整齐。花池的形状有的是椭圆形，有的是五角星，全凭主人的想象力，每年的造型都不一样。

这些活，我们小孩子干不了，都是父亲设计施工。父亲不擅长屋内外家务，洗衣做饭从不上手，但屋外的活做起来毫不含糊。我家是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方式：母亲管厨房、卧室和一家大小的吃喝穿戴，父亲则包揽猪圈、厕所及美化庭院等屋外的活计。

印象中，父亲喜爱种花或许是性格使然，他对百花丛中的扫帚梅情有独钟。每到夏季，小院里的几个花池虽然也有盛开的牵牛花（俗称喇叭花）、海棠花、鸡冠花、姜不辣（学名翠

菊）、“扑腾高”（一种俗称花卉），但力压群芳的还是扫帚梅。闲暇时，父亲每天都在花池子前转悠，欣赏那一簇簇不但娇养、花期又长的扫帚梅。与此同时，他面前总会摆着一个小板凳，上面初着一杯冒着热气的茶。他的神情流露出对生活的眷恋，好似心田里也盛开着一朵朵幸福之花。我们姐妹几个在父亲和花池子之间你追我赶、嬉笑打闹，父亲生怕我们弄歪了花、打翻了茶杯，总要高声呵斥几句，可正在兴头上的我们哪儿听得进去？常常是踢翻了板凳、打翻了茶水，父亲又急忙抓住那个“肇事者”，连声问“烫着了没有”。

这样的小插曲隔三岔五地上演，给我们带来了独有的欢乐。随着年龄

复一年盛开的扫帚梅，我们也渐渐长大了。由于忙于学业，玩耍和赏花的时间少了，那颜值爆表却不张扬的扫帚梅，只能独自绽放。深粉、浅粉、白的、黄的，有的单茎独立，有的团团簇拥，开得热烈而不恣意，孤独却不单调。父亲依旧在花池间转悠，小板凳上照旧沏一杯热腾腾的茶，只是少了围在身边玩耍的孩童。

时光荏苒，长大后的我们一个接一个离开了家。父母也上了年纪，索性把老院子用沙子水泥抹平硬化了，但几十年前父亲们欣赏扫帚梅的情景，早已在我们心里打下深深的烙印——因为在日渐转凉的深秋，当百花大多凋谢时，扫帚梅开得依然清新别致、明媚耐看。

生活感悟

在一首歌里安身

□高坚

整个上午都在听电脑里播放的《卷珠帘》，本来构思好的一篇约稿，一个字也没写。也许是爱好文学的原因，听到自己喜欢的歌，总想了解这首歌的词作者是谁，并且用楷体字把歌词端端正正抄写下来，心中还默默为词作者喝彩。真的惊叹于词作者的写作功力：不见月明/此时难为情/细雨落入初春的清晨。悄悄唤醒枝芽/听微风/耳畔响/叹流水兮落花殇/谁在烟云处琴声长。那低沉婉转的旋律带有古典中国风的歌词，深深感染了我。我想到了一生生活在偏僻村庄，才华横溢却无处施展，过早离世母亲，很有同感。外祖父解放前是专用厨师，所以，母亲也因此受到了良好的教育，琴棋书画无所不通，我爱好文

学也深受母亲的影响。母亲爱唱歌，平时父亲不在家时，特别是寒冷的冬夜，她会把我搂在怀里，给我盖上被子，一遍又一遍地唱歌，我虽然听不懂，但能隐隐感受到她歌声里淡淡的忧伤。长大后，这淡淡的忧伤逐渐在我的诗歌里流淌着。

少年时，母亲突然患病离世，对我的打击非常大。在兄弟姊妹中我是老大，必须帮助父亲担起家庭重担，给弟姊妹们做好榜样。可我毕竟也是一个孩子，对母亲的思念、繁重的学业、枯燥的农活、琐碎的家务让我烦闷透了。这时，邻居家新买了一台录音机，有一段时间，每当夜晚来临，吃过晚饭后，他都会重复播放同名电视剧里由费玉清演唱的主题曲《一剪梅》，平缓的曲调，娓娓

道来，给人激励。我家与邻居家隔着一堵土墙，他家放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就躺在土墙边，一遍又一遍随着木窗棂里飘来的歌声轻轻哼唱。回到土屋后，我一笔一划，把《一剪梅》的歌词端端正正抄写在日记本上，直到现在还能熟练背诵：真情像梅花开过/冷冷冰雪不能淹没/就在最冷枝头绽放/看见春天走向你我。雪花飘飘/北风萧萧/天地一片苍茫/一剪寒梅傲立雪中/只为伊人飘香/爱我所爱/无怨无悔/此情长留心间。可以说《一剪梅》的歌声伴我度过了那段艰涩的少年时光。后来，随着知识面的拓展，我知道了《一剪梅》的词作者是娃娃。因为，一首好歌，我必须得知道词作者是谁，也会了解词作的创作背景。

青年时，因为家庭变故和耕种土地连年遭水旱之灾，我不得不辍学回家务农。在人生最低谷时，我把写出来的作品，一次又一次装入信封，投递给远方，但都是泥牛入海。同村人的冷嘲热讽、亲友的白眼，让我的心冰冻了一样。这时，我买了一部最廉价的手机，仅仅能听原机自带的几首歌，最打动我的是陈瑞的《白狐》，常常夜深人静时，我一个人躺在冰冷的炕上，一遍又一遍循环听。那哀婉凄凉的曲调，经过陈瑞略带沙哑的嗓音演绎，深深触动我孤独冰冷的心，真的佩服词作者玉镯儿独特的写作手法，后来，因为这首歌开始关注她。

感恩每一首歌馈赠给我的勇气和力量，让我在人生低谷处不沉沦，让我流浪的灵魂有了安身之处。

■广告

峰子伟装饰

全国连锁

24周年庆典

- ◆ 定制衣柜 299元/平方米
- ◆ 2999元抢购全屋家具 11件套
- ◆ 三层断桥铝窗 199元/平方米
- ◆ 日丰地热 19.9元/平方米

整装搬回家

大包 49800元

装修不用跑断腿 大包就找峰子伟 详询电话: 6353999